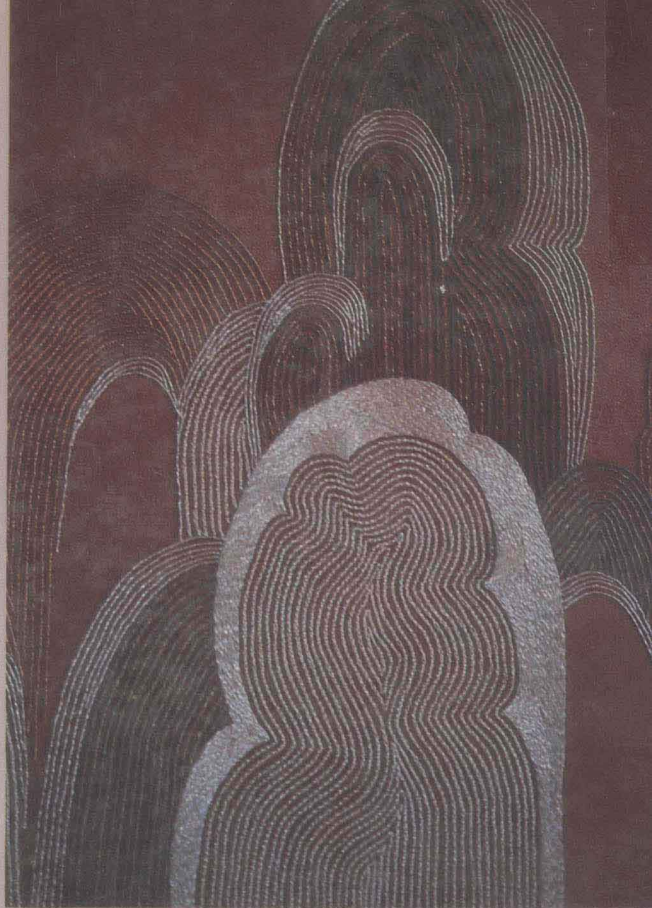


純文學好小說

上集

林海音 編



純文學好小說
上集

林海音 編

純文學叢書
97

純文學叢書97

純文學好小說

(上下集一套不分售) 定價320元

編 者：林 海 音

出 版 者：夏 林 含 英

發 行 者：純 文 學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

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三 段 三 十 號

電 話：3016464・3030161

郵撥帳號：5 3 3 3

封面印製：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四二一號

印 刷 者：優 文 印 刷 廠

臺北市汕頭街五十四巷四二弄五五號

裝 訂 者：三 文 裝 訂 廠

臺 北 市 德 昌 街 十 巷 十 號

中 華 民 國 71 年 7 月 初 版 首 次 印 刷

中 華 民 國 73 年 8 月 初 版 第 2 次 印 刷

新聞局出版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七號

•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調換。

往事與回顧

林海音

——「純文學好小說」編選隨想錄

這本超過千頁的四十篇短篇小說集，是從純文學月刊上選出來的；時間是自民國五十六年一月創刊號到民國六十年第五十四期止；從頭選起，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了。在編選的時候，緬懷舊人往事，感慨良多。這也是一個從事文學工作者比一般人更爲敏感所致吧！

編輯既竟，似乎應當向讀者做一事務性的報告，也順便將個人的感懷，隨想隨記，讀者在未讀各篇「好小說」前，當樂於跟我一起做個回顧。

「純文學」月刊停刊後的十年來，不斷有人提起她，懷念她，尋找她，讓我在惆悵之餘，也有些安慰。若干年來，把五十四期中的文章，編成各種選集，已經做的有「海外女作家小說集」、「純文學散文選集」、「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」、「

純文學短篇小說選譯」四種，這一本是第五種；至於個人譯著長篇的如「一個美的故事」、「權力的滋味」、「浩劫後」、「砂丘之女」、「柳樹塘」、「中國文學在日本」、「學生老師」，短篇的如「京都一年」、「古典小說散論」、「地」、「波士頓紅豆」等，本社也都早已結集陸續出版了。

「好小說」的選集，和其他四種一樣，都是早就打算做的，到今天才出版，我倒認為在時間的經歷下，也許更可見其有保留的價值，所謂「歷久而不衰」。在我所主持的這段期間，每期刊登創作或翻譯的短篇小說，總有三兩篇，都深為讀者所欣賞，我也認為這五十四期所刊載的短篇小說，可說是純文學月刊對當時我國文學界的一個小小貢獻。



純文學月刊五十四期以來刊載過的短篇小說，少說也在百篇以上，這次只得其半不到，是因為有的作者曾寫作多篇，如鄭清文、文心、子于、黃娟、段彩華、曼純等位，作品雖然好，可也不能都選進去；又像「海外女作家小說集」及張系國的

「地」，也已結集成單行本，就不擬再選入，以免重覆。四十篇中共有三十七位作者，因為金溟若、鄭清文、楊蔚三位各選了兩篇，原因他們的小說篇篇好，挑來挑去，未能決定，又實在難以割捨，就讓它兩篇吧，算是讀者有福了。金溟若先生已經去世多年，他是本刊的好友，猶記得他每次寫好作品，都親自從他當時教書的一女中走到本社來，總會坐下來和我談談聊聊，是一位有耿直個性嫉惡如仇的作家，讀者由他的小說都可以看出來。



這三十七位作者的介紹是必要的，雖然大部分已為讀者所熟悉，很多位如今也仍經常執筆，寫作不息。本來我打算自己執筆來介紹，但是在翻閱純文學月刊時，忽然發現自第四十期起，有一個「純文學作家」專欄，每期刊載六到十位在純文學月刊撰稿的作者照片和一段短文，當時我向作家們邀稿的信，是這樣寫的：

……請給我們一張清晰的生活照片，不一定是個人的，你和家人或朋友的

，都可以。短文希望以五百字爲限；不是寫你的履歷或介紹作品，最好由你的家人、朋友或你自己來執筆，寫些你的生活或性格，這都是讀者們所關心的。

這一專欄我設想很久，因爲常接讀者來信，打聽月刊作者——不論是著名的或陌生的——情形。但是當時我發動嫌遲了些，這時純文學月刊已創辦三年，有將近二百位撰稿者。我那時把信發出去，曾想也許不會有什麼效果，而且爲了時間的關係，我就自己做主張，替一些彼此認識的作家安排互寫的辦法，以爲這樣可以快些。誰知信發出後，電話紛紛打來，有的告訴我交稿日期及探問聽究，有的不同意我的安排，他們願意自己找家人寫，卻沒有一個推托不願的，雖然區區五百字，一張小照，大家都這麼重視，這真是初料所不及，使我又高興又感謝。

這一專欄可說非常成功，因爲由不同的人——朋友、妻子、丈夫、父母、兒女來寫，他們的看法、寫法、立場不同，於是每篇自成風格，竟都變成可讀的散文，這個副產品收穫，是沒想到的，更是滿足了讀者的要求。可惜的是，雖然每期刊七八、九、十位，但是因爲從第四十期起才開始，五十四期止，十四期不過刊了百

十位而已。現在我找出來算一算，本書的三十七位作者，倒也有二十二位是在那專欄中出現過的，於是我決定把已有的原樣照排，照片我也有保存，都是作者當時所拍攝的，這更存其真。另外十五位，如果照樣做，是來不及了，只能僅就所知由我略作介紹，希望將來仍能以「純文學作家專欄」形式補齊。

本書的編輯工作，是我和祖麗完成的，這裏雖然沒有我們娘兒倆的作品，但是編輯的過程，卻也煞費苦心：先是把五十四期中的短篇小說全部統計出來，刪除前述已經收入本社所出版其他集子的，然後由我先選出「記憶深刻」「沒話說」的好作品，——這時便有了曾刊載多篇好作品而難以取捨的現象。其他則由祖麗篇篇閱讀，做初步的選擇，再和我商量。這樣選出四十篇就排到千頁以上，但遺漏仍是難免，就要請作者們原諒了。

當祖麗在一兩個月以內讀畢了那麼多好作品，她的感想是，不過才是十至十五年前的作品，已經可以看出當時作者寫作時其取材、寫法、技巧、觀念和目前多有不同。所以，如果問我們出版這本集子的目的何在？除了爲讀者出一本「好小說」以外，無他，自民國五十六年——六十年的六十年代裏，中國臺灣的小說面貌之一斑，可以從這本小說集裏看到，這也是我們對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丁點兒貢獻了。

純文學作家介紹

我的爸爸金溟若

金恆煒

我的爸爸嫉惡如仇，這種脾氣表現在日常生活中，流露於筆端上，大約也算得上是「書生本色」罷！記得我們以前住在中壢一幢日式房子，家裏就容不得一隻蒼蠅，一隻蚊子。常見爸爸手執「蠅拍」，滿屋遊走，置蚊蠅於死地而後已。母親常戲謂爸爸為：「趕蒼蠅到外頭去散步。」

搬住臺北公寓式房子後，常為左鄰右舍唱戲的噪音，擾人清夢的夜晚犬吠與三更鷄鳴而疾顏厲色的指斥，這種樣子大約很沒有中國人的「人情味」。

其實不然，爸爸只是更重視「自我保障」而已。爸爸的信念之一是：「自我保障即所以保障大家。」

爸爸的另一人生觀是：肉食者鄙。對「做官的」避之唯恐不及。影響所至，使我們兄弟幾個都有如此傾向。從在巴黎的大哥對他的朋友所說的：「這是我家家風。」這句話中可以概見了。

父親嗜濃茶、咖啡、淡酒，及一根接着一根的香烟。另外就是在茶、酒、烟、咖啡中寫作不輟，樂之不疲。



一九六九年在書房的一角。

葉石濤有了屬於自己的磚和瓦。



照片

葉石濤

這一張照片是去年臘月底在我家屋頂上拍的；遠景應該可以清晰地看得見那蓮池潭滿佈菱角葉子的湖面；可惜攝得角度不太好，只能依稀辨出湖旁廟宇的一角。天空是陰霾而鉛色的，但我們的心情却相當溫暖而愉快；因為我們剛搬進來的這樓房是屬於我們自己的，我們再也不必住在那邊還不堪的陋巷偏僻的角落。

我有兩個兒子；大兒子喜歡看布袋戲，小兒子喜歡畫畫，不過他們兩個都長得相當高，這是我頗感欣慰的一件事；原來我是一個矮個子，我向來懷有一個心願，想成爲一個巨人——精神上和肉體上的，名符其實的巨人；看樣子，我這願望皆落了空。

我旁邊滿臉笑容的是愚妻；她以前常常夢想着我因「寫作而致富」，會有飛黃騰達的一天，可惜她的美夢早已破碎得全無影蹤了。這樓房是她的夢想破碎之後，靠她勤儉刻苦而蓋成的；沒費過我一丁點兒心血。啊！啊！真不錯，一無用處的是文人啊！

七等生和妻兒在天母士東的日子。



隱遁的小角色

尉天驄

七等生不僅名字給人以怪異的感覺，他的生活更給人不穩定的印象。他幾乎沒有辦法在某一地上固定下來，即使生活把他放逐到深山裏去（兩個月前他還生活在高山裏），他仍然是那付任性的樣子。好像他沒有想過身邊還有別的人，還有等因奉此，還有鞠躬作揖，禮尚往來。就連文字，他似乎也沒想過有什麼章法存在。對他來說，墓碑只是石頭，鐘鼎只是破銅爛鐵。他就是那樣七等生地生活着，即使別人不讓他滾蛋，他也會自己叫自己滾蛋。

於是，在這兩重滾蛋之下，失業便成了他的職業了。

於是，七等生就只好在生活中成了隱遁的小角色。他隱於嘲弄、白眼、屈辱之中，他仍然活着，不來吶喊，不去抗議，不把痰吐在別人臉上。

他只依照自己所選定的方式生活着。這就是七等生。

嘮叨

楊雪娥

邵儂掛着五百度的近視眼鏡，看書、寫作、上厕所都不戴眼鏡；不戴眼鏡，他不能看清壁鐘幾點鐘。經常聽到他懸賞找眼鏡的宣告；因此全家人已經會玩一種打獵眼鏡的遊戲。

我記得只有結婚的時候，邵儂留過長髮，一個月後，他就回復了本來的平頂頭。他說留長髮是為結婚大典用的。另外一個原因是他酷愛運動，運動完了，用冷水沖頭，洗起來方便。星期六下午是他的集訓時間；他帶着兩個兒子到運動場踢足球，打籃球，一身臭汗回來，爭先洗澡。

邵儂對飲食很挑剔；講起食經來頭頭是道，他說要寫成一本能代表中國的食譜，廣為流傳；但至今還沒有動筆。有一年過年沒人殺雞，我膽子小要他代勞，他拿着厨刀裝腔作勢了老半天，又悄悄放下菜刀溜了。

吃過晚飯，邵儂和我聽聽「皇帝」和「田園」，有時候是藍調和搖滾；對音樂，他不偏食，只是特別喜歡民謠。

有一陣子，他喜歡騎機車在公路上奔馳。最近載我到鄉村去瀏覽一下田野風光，他說：他已經不是青年了。說得怪淒涼的。寫一篇作品的時候，邵儂常渾然忘我，有一次騎車子出去，居然把我遺忘在半途，你看他多糊塗！

邵儂一家子。



我的「作家先生」

莊四美

我的「作家先生」有三大「小疵」：愛趴在床上寫作、愛管家事、愛管太太。別看他外表溫和，「老爺脾氣」一發，卻像「雷公」。

他的個性有柔的一面，也有剛的一面；有時很開明，有時很固執；有時沉默寡言，有時口若懸河，滔滔不絕。所以在親友中，有人說他有「口才」，也有人說他是「木訥」。

他常常與他構想中的人物打成一片，寫的是激烈慷慨的情節，他的心就像藏了一把烈火，一觸即發；寫的是纏綿悱惻的故事，他就像一個溫柔體貼的「情郎」。這也是「作家先生」的一絕。

他不喝酒，也不抽煙，平常一碟花生放在寫字檯邊，他就一面檢着吃，一面「爬格子」，只有稿逼得緊，不得不催生靈感時，他才抽一兩枝煙。吃東西，他最不講究，喜歡吃「臭豆腐」，「花生湯」和「生魚片」。

結婚剛滿十週年，我們家已經添了四隻「醜小鴨」，前三個是「千金」，老么是「二十萬的少爺」。

意思是得來非易），一家六口子，日子過得倒也樂融融的。

文心一家六口子。



黃娟

翁登山

我喜歡黃娟的文筆，更佩服她超人的記憶力。婚前我跟她說過的每一句話，包括時間和地點，她都記得清清楚楚。她認為情侶或夫妻之間所談的，即使是芝麻小事，都是很有意義的。

在我們的小小的家庭裏，黃娟的地位是很特殊的：她是我的「好牽手」和畏友，而且還兼任孩子們的慈母和嚴師。除了理不完的家事，菜園裏的蔬果，以及屋內和庭前的衆多花木之外，她還要每天給小孩們上國語課。住在洋人之國似乎很難抗拒「全盤西化」的過程。許多中國家庭因恐小孩的洋語學不到家，索性就在家庭裏推行「說話用洋語」運動，結果是小孩的進步超過父母，往往遇到小孩做錯了事時，父母便無法訓誨一番了。說一句老實話：用洋語訓小孩比在講臺上作一次專題演講還要難。由於黃娟在保留祖國文化所做的努力，我們總算不必使用生硬的洋語來教養小孩了。我們覺得這樣做難免顯得迂腐些，然而我們畢竟只是一對半新不舊的夫妻，縱然這樣做了會趕不上時代，只要夫妻之間彼此覺得有意義，那就是人生一大快事。



黃娟和兩個女兒。

媽媽的毛病

田之雲

我最怕的事，是媽媽的沉默處罰。當我們犯了過錯時，媽媽把臉一繃，用沉默處罰我們，一直到我們打從心裏認錯道歉為止。

我最愉快的事，是聽媽媽談天。上下五千年，天上地下，亦莊亦諧，真是妙趣橫生。

她有兩個大毛病，脾氣暴躁，點火就爆；吃軟不吃硬，兩三句央求，便老老實實依順人家。所以我們摸準了她的脾氣，只要不去點火，遇事懇求，她是必有必應的。

她的記憶力彷彿奇佳，因為她幼時學的兒童歌舞劇，如葡萄仙子，月明之夜，麻雀與小孩，……所有黎錦輝編的童歌，她都整本的記得。我們小時，坐在她腿上，聽她一本一本的唱。現在輪到我的兩個小女兒纏着她，一段段的點唱了。

但是她的記憶力又奇差，常常見了好幾面的人，她硬是記不住人家姓名；一些剛發生的事，她可以完全記不得。每逢遇到這種尷尬場面，她便強自解嘲的說：「該忘的全都忘了。」



葉曼正在上下五千年的談天。